

# 孙诒让救助革命党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全国上下救国图存的呼声更加高涨。清政府迫于形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重申变法改制，并下诏求言。已对清廷大失所望的孙诒让，此时心中又燃起一丝希望。他应朝臣盛宣怀之请，闭门十日，奋笔疾书，针对当时弊政，拟定四十条《变法条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锋芒直指腐朽的封建制度。不料盛宣怀看过后，惊出一身冷汗。他怕朝廷怪罪，迟迟不敢上陈。

孙诒让扼腕时艰，心情沉重，这才明白朝廷所谓的变法改制，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欺人之谈。他深感清廷的腐败已无可救药，其立场观点也随之发生转变，开始同情反清革命。当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浙南地区很早就有革命思想的传播，涌现出众多热心革命的仁人志士。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冬的一天，乐清东乡虹桥的陈耀新，带着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时任温州学务分处总理的孙诒让。陈耀新原名梦熊，出过洋、留过学，思想激进，是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会员，曾为地方办学之事与孙诒让有过交往，彼此相识。

他引见的这位来客名叫敖嘉熊，是嘉兴平湖的革命党人，因在当地身份暴露，特来温州暂避风头、开展活动。此行，他还带有创办温台处会馆，作为筹备革命机关的神秘使命。

其时风声很紧，清廷官府正四下抓捕所谓的“逆党”，孙诒让不免为他们两人的贸然造访捏一把汗，但又打心底里钦佩革命党人的敢作敢为。于是，他向敖嘉熊、陈耀新透露：以目前形势，他们的处境十分凶险，“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匿之处，请属转致，速行东洋为妙”。

孙诒让的担心果然没错，事隔不久陈耀新就因为宣传革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便是震动浙南的《新山歌》案。

原来陈耀新在乐清东乡的杏庄创办了明强女校，自任监督。他还采用当时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了一本名叫《新山歌》的小册子，内容都为揭露清廷腐败无能，列强入侵中国，号召民众奋起反抗、救亡图存等。他在家乡一带到处宣讲，影响很大。有一次，在乐清县城举行的集会上，明强女校的师生们还演唱了《新山歌》。此举引起乐清知县何士循的注意，决定派人暗中查访。

杏庄有个名叫胡仲章的人，思想反动，心地狭窄，与陈耀新有过节，便怀恨在心，偷偷拿了一本《新山歌》作为证据，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陈耀新蛊惑人心，煽动造反。何士循一面将此事上报温州知府，请求转呈浙江巡抚；一面派衙役捉拿陈耀新。

闻讯后，陈耀新连夜逃往温州，找十中教师石聘南商量。石聘南建议他去找孙诒让，说：“仲容先生乃学界巨擘，又是温州学务分处总理和省教育总会会长，名望很高。他一向同情和支持革命，你不如去求

孙诒让热情接待了陈耀新，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明知对方是革命党，仍不顾身家性命危险，挺身予以保护。他当即写信给浙江巡抚张曾敷，为陈耀新辩护申雪。考虑到陈目前留在温州会有危险，又为他购买赴上海的轮船票，让他先外出躲避一段时间再说。

这时候，温州知府锡纶也已将乐清知县的呈文，加上要求严惩的按语，转给了巡抚衙门。张曾敷特地派沈维城到温州来彻查此事。沈维城一到温州，便先去找孙诒让了解情况。孙诒让千方百计为陈耀新申辩。但锡纶认为这案子证据确凿，非得从严惩处不可。沈维城又把他的话转告孙诒让。孙诒让坚决表示：“你若一定要听从知府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此案无中生有，纯属诬告，我们还是要求上诉的，以后大家各走各的路好了！”

沈维城有点左右为难。有人劝他说：“如今，官府和地方士绅意见不同，势如水火。你夹在当中，一定要不偏不倚，千万不可操切行事。”沈维城赞同这个意见，便亲自到乐清传见告发人胡仲章。胡一口咬定陈耀新在何时何地宣传过《新山歌》，还递上一张听众的名单。沈维城把名单上开列的人都召到东乡小学，叫他们坐在教室的课桌前，每人发给纸笔作录，不准交头接耳。接着，他在黑板上提出十多个问题，叫大家按题作答，包括陈耀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述过《新山歌》，听讲的有哪些人，讲演时的情形怎样等问题。

被召集的这些人，大多同情或倾向革命。结果沈维城拿答案一看，各人的回答内容与胡仲章所讲的完全不同。他认为这是胡仲章挟嫌诬告，便带了几十份答案材料，回省城向张曾敷汇报去了。陈耀新得知消息后，也赶到杭州，向巡抚衙门投案剖白，并要求惩办胡仲章的诬告罪。

本来张曾敷已决定采纳陈的意见。不料，布政使宝菜是个冥顽不化、仇视革命的满清贵族。他勃然大怒，说：“张抚台对逆党造反不加以惩办，反而要判处告发人为诬告罪，这还了得！本人定要就此向朝廷参奏。”张曾敷知道宝菜的后台很硬，便顺水推舟，干脆把案件移交由他去处理。

孙诒让闻讯后，心里十分焦急。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刚刚调到军机处，瑞安的黄绍箕是张之洞的侄女婿，其时也在北京。孙诒让赶紧给好友黄绍箕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面向张之洞疏通关系。最后，在孙诒让全力周旋下，张之洞来了个釜底抽薪，由军机处出面，把宝菜调到山西去当布政使，才使这件事不了了之平息下来。

《新山歌》案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浙南地区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孙诒让顺应时代的潮流，为救助革命党，坚决与浙江布政使宝菜、温州知府锡纶等反动官僚相抗衡，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事隔不久，他又因此受到牵连。那是永嘉县城恶讼师梅佐羹，因没能当上温州学务分处的理事，便忌恨在心，处心积虑地罗织了八大罪状，匿名诬告孙诒让，其中第一条就是控告他“勾结包庇逆党”。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总算真相大白，把背后告状的恶人给揪了出来。

从此以后，孙诒让更坚定了立场。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当他得知鉴湖女侠秋瑾被捕的消息，又一次伸出仗义之手，连续两次请求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敷设法营救。

光复会的创始人章炳麟，平时“目无余子”，但对孙诒让的人品学问钦佩之至。当他得知孙诒让逝世后，不胜悲伤，特地从日本寄来《伤辞》云：“汤汤大海不可望，灵尚安留吟青黄。”还有《挽联》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昔人挽戴东原语，并世无足当此者，独可移挽仲容先生。”这一切，都足从佐证孙诒让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 苛租杂税与农民抗税的史实——解读端木国瑚之《催租行》《石村行》

■胡炳华 端木焕镐

瑞安清代进士、经术大师端木国瑚，既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易学家，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人民诗人。他的诗除了倔强生峭，风骨激壮，诗文清丽，才调崭新外，同情百姓劳苦，反映封建社会残酷统治的现实，更是他的诗的特色。《催租行》、《石村行》便是其中两首记述封建社会税粮苛重以及迫使农民自发暴动抗税的叙事诗。

### 《催租行》

催租急，县官昨下乡。里妇中夜泣，西家寡妇驱上堂。“尔何欠有今年粮？”妇言“夫死山田荒，门户无人当。”县官怒，不由终诉左右顾。指妇视皂吏，“一一好身躯，是岂不足为尔夫？曷不嫁与完尔租？”妇闻言，哭到地，拔笄强自刺。吏挽之门奔使去，孤儿牵衣匍匐在路。东家妇新乳，夫避吏，走无处。牵妇下床儿堕怀，批以颊，代两股，妇惊不终乳儿以不举。乡里相看，无有亲与疏，皆摧心肝卖屋拆椽田换钱。莫须时，有粮早完交，宁可妇饥，儿叫寒，不可见县官。官粮办，官升大县，明朝上马去，乡人愿。

### 说明：

本诗虽未点明具体是何地何村，却是清代社会各地的普遍现象。

### 诗的大意：

县衙急着向农民催租。昨天，县官亲自带着皂吏下乡催办。衙吏催租极其凶狠，搞得整个地方的农民东逃西躲，妇女们被逼得在夜里偷偷地泣哭。

衙吏在村西头抓来一个寡妇，拉到堂上，县官凶厉地叱问：“你为什么拖欠今年的税租不交粮！”寡妇痛苦地诉说：“丈夫已死，山田荒芜，门户没人担当……”县官大怒，不由她把话诉说完，就左看看右看看，指着黑心的衙吏对寡妇说：“一个个都是好身躯，难道不能做你的丈夫吗？何不嫁给他们，交清你的租粮！”寡妇听了县官这席话，哭倒在地，拔出笄，强向自己身上刺，要自杀。黑心的衙吏强拉硬抢，抓住寡妇就突门而去。可怜的孤儿死死拉住母亲的衣服，连拖带滚地匍匐在路上。

在村东头，有个妇女刚生了孩子，正在床上给孩子喂奶。她丈夫逃避衙吏催租，却无处可逃。凶狠黑心的衙吏就把这个妇女从床上拉下来，她儿子也因被拉拽从怀里摔到地上。黑心凶狠的衙吏用手击打她的脸颊，用脚更替着踹她的两股。妇女惊恐，最终被打得竟不能抱吃奶的儿子。

看看整个乡村，没有一户两样。人人摧心裂肺，卖屋的卖屋，房子瓦椽被拆的被拆，甚至把田地都典卖了换钱抵租粮。人人都祈祷，也许能有个时日，有粮的早早把租税交了，宁可老婆挨饿，儿子忍冻受寒，可千万不能见着这些衙官。

县官把税粮催办完，受到上司的好评，官又升了，明朝就要骑马离去。百姓们愿他永远不要再回来。

### 《石村行》

开仓开仓，纳粮纳粮。一石粟，不足五斗六斗量。兢兢皇皇走，群羊视吏如狼。县官怒，坐堂皇，奈何鼠，变作虎，千人连一人，一人行向前。吏不敢取今日粟，黄金不比从前是沙土。一粒粟，一粒数，踏破仓，斛自举。县官坐堂皇，汗下如雨。唯一声，有千百声磨，打鼓发船归，扬扬出城谁。一人智，上坐呼神明；屠羊击豕，保社皆弟兄，年年岁岁，吏不我婴！“捉人来！捉人来！”县官募打手，百船一齐开。椿断港突时，偏石船头撞，吏下水，牵船掷火烧作灰。县官怀印走，哀哀叩头乞行台。行台曰：“唉！余其来！”下令大点兵，捉船淘沟，人不敢行，去之五里屯。五营打炮日夜惊，狗亦不见吠，鸡亦不见鸣。侦之家家户反扇，奸下令。休吾兵，兵者凶事不可轻。行台还台，县官待搜人。索摸在后，东搜一村，西搜一村，开棺掘塚不有。榜文三千两，人头出人口，尔一人智於何处走，官已获尔妇。

### 说明：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在清代道光年间，端木国瑚时任京都（北京）六品内閣中书。

石村，就是如今北京市房山区石村。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改奉先县为房山县（因境内主要山脉是房山）。清雍正六年（1728）属顺天府。新中国成立初期，属河北省，1960年划归北京市，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房山县为房山区。

### 诗的大意：

农作物成熟收割，县衙大开粮仓，准备征税纳粮。厚道老实的农民交上足足的一石粟，经衙吏用大斗一量，竟不足五斗六斗。农民们害怕极了，个个小心翼翼地逃跑，见到衙吏好像一群绵羊遇见豺狼。

县官发怒了，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吓人的威严架势。可今天的农民不再是过去那样见到县官如同老鼠见到猫一样胆小怕事，个个变成了老虎，上千人联合起来，像一个人一样走向前。衙吏们害怕了，不敢再继续收取粮粟，因为今天的一粒粟就是一粒数，不比从前黄金是沙土。继而，愤怒的农民踢破粮仓，拿起斛，各自分粟，平凶狠怕人的县官坐在那儿吓得汗如雨下。这时，一个人大呼，千百人和声相应，一声喊，上百只船，载着粮，打着鼓，扬扬荡荡出县城，哪管你县官是谁。

回到村，一个聪明人站出来号呼：大家都是兄弟乡亲，一边杀猪屠羊祭求神灵，一边要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共同保护咱们地方平安，使衙吏们不敢再欺压咱们。

“来抓人！来抓人！”县官暴怒，招募打手，调集上百只船一齐向石村开去镇压。村民们已有准备，在河汉港湾与官船展开械斗。农民们用垒在河岸边高处的石头砸向官船的船头，打得官船浆折椿断，衙吏纷纷掉入水里。农民们取得了胜利，把官船统统拉过来，扔上一把火，烧成灰。

县官见此情形，怀抱县印拼命逃跑，向行台哀哀叩头告发，乞求行台发兵镇压。行台听后暴吼：“唉！我马上去！”于是下令大点兵，带领兵马来镇压。一路上，官兵气势汹汹，见船就抓，人不敢行。到了距离石村五里地，兵马驻扎下来，行台命令炮营不分白天黑夜打炮，惊得狗也不敢叫，鸡也不敢啼。又派出侦探去石村，查得家家户户都把门关上反锁了，下令进攻。兵事凶凶，多成坏事，不能轻举妄动，行台于是下令休兵。

行台领兵回行台，县官随后就带着衙吏搜捕抓人。东搜一村，西搜一村，把棺材打开搜，把坟墓掘开搜，还是搜不到人。回到县城，张榜发文：人头出人口，有谁举报，赏银三千两。同时警告领头人，你一个人聪明能往哪里逃，官府已经把你的老婆抓起来了。

